

课改研究

周刊

建设课程 推动课改

中国教师报

6版

2021年2月3日

● 一线动态

陕西师范大学： 产学研协同研发生涯教育产品

本报讯 在新时代、新课程、新高考背景下，帮助学生明确兴趣点，将自身优势与未来发展结合，开展基于目标导向的学生生涯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北斗优升教育近日签订《面向新高考的生涯教育产品研发与推广应用》项目合作协议，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开发生涯教育的相关教学资源 and 测评系统等。

项目主持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段海军结合当前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高考背景，介绍了合作项目的重要性、已有研究基础和未来合作设想：一是完成生涯教育的相关教学资源开发；二是开发科学的学生生涯测评系统，完成产品版本升级；三是形成学校生涯教育整体性落地方案，开展教学实验，开发学校生涯教育软硬件产品；四是构建三级培训体系，搭建实训平台，打造生涯教育专业队伍。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曲江一中常务副校长陈勇刚代表项目实践学校发言，他希望通过科学高效的测评数据，帮助更多学子。

陕西师范大学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承担着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使命和责任。段海军教授团队长期服务基础教育，坚持基于教育一线需求，扎根教育实践，通过与北斗优升教育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将教育科研成果从理论研究应用到教育实践，把科研论文书写到基础教育一线，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彰显学校教师教育办学特色具有重要示范作用。（武建军）

河南焦作万方中学： 以报为媒上好新时代思政课

本报讯 一间普通的教室，一份份最新《人民日报》，没有想象中的嘈杂，只有沙沙翻阅报纸的声音，借助自己手中的报纸，学生快速查找老师布置的问题，分小组讨论达成共识……在学校思政教师的带领下，1月22日河南省焦作市万方中学九年级（1）班学生充分借助学校阅览室资料展开“另类”道德与法治课学习。

这只是该校深入开展思政课改革创新、切实推进学校德育课堂改革的一个缩影。为了更好地开展思政课教学，学校成立了以党支部书记、校长为组长，全体党员教师参与，各专职思政课教师为主体的学校思政课教学工作小组。集中全校各种思政课教学资源于一体，统一调配党报、期刊，积极邀请各地教育大家研讨，安排部署校外参观实践，专门召开专题学科研讨会……一年来全校师生深入开展政治学习，读党报、看党史成为学校常规教研的重要内容。学校坚持党支部书记、校长讲党史、上党课，党员教师上道德与法治课，不断开拓学校思政课教学新路径。焦作师专马列学院院长李彩虹认为，上好新时代思政课要注重守正创新，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感受到思政课学习的意义，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真正学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张玉林）

● 课改研究院

伴随着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增加“整本书阅读”的要求，高中语文教学逐渐在“整本书阅读”上下功夫，但要真正落地成为常态，还有很多待解的问题。本报专访“整本书阅读”倡导者、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吴欣歆，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整本书阅读”。

用课程的力量推动“整本书阅读”

——访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吴欣歆

□ 本报记者 康丽

“整本书阅读”如何真正落地

中国教师报：2017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最大的亮点是明确写进了“整本书阅读”，但一些教师认为“整本书阅读”的想法很好，但真正落地却很难，对此您怎么看？

吴欣歆：过去，我们习惯了单篇课文教学，但现在整本书在体量、架构上都比单篇课文更为多元复杂。无论是内容还是课时的安排，都对教师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首先是课时的安排。整本书阅读没有具体列出课内和课外的时间，一般是80%的阅读时间安排在课外，20%的时间需要在课上完成。现在高中语文教材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整本书阅读”的书目，分别给了9个课时。假如我们用9课时去讲《乡土中国》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要用9课时去讲《红楼梦》难度就非常大。

然后是内容的安排。在语文课时量没有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因为要读“整本书”，内容体量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一本书恐怕要比以前一个学期的课文阅读量还要大。

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设计什么样的课程架构，保证“整本书阅读”落地。

中国教师报：您是“整本书阅读”的倡导者，在您看来，如何将这个难点落地？具体策略是什么？

吴欣歆：要解决“整本书阅读”落地的难点，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教学价值是什么，我们把整本书阅读的教学价值分为语文知识积累、语文阅读能力提升、语文阅读策略建构、学生精神成长四个维度。以阅读策略建构为例，国际上有一些通用的阅读策略，如提问、预测、图像化、连接策略等，每本书都可以运用不同的策略，比如用内容重构策略读《水浒传》是非常理想的，但要去读《三国演义》恐怕就不像读《水浒传》那么得心应手，所以通过整本书阅读可以建构起我们的阅读策略。

借助这四个维度，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书目的文学价值、教学价值，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可以知道整本书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向学生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什么，解决教学内容如何选择和组织的问题。

如何破解课时这个难点，在整本书阅读的全过程指导里，我们一般将



其分成5个环节：选书、预热、诵读、研读、展示。学生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自主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才放到课堂上完成，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多设计课下展示交流的活动，以此破解课时比例分配的问题。

针对学校如何解决课程设计的问题，我建议学校不妨开展品牌化的阅读活动，每所学校都可以有一套自己的校本书单，大家共读一套书，高年级与低年级学生就会有交流、分享的愿望，形成读书品牌的传承，这也是我期待的校园读书的理想状态。

说到落地的具体策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反思型实践者的自觉，不断通过实践去寻找合理的方案，假如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对的，有愿望让它去落地，就总会找到方法，越是困难的可能是学生需要的。

中国教师报：您刚刚提到反思性实践，在这几年中有没有您在实践中调整的案例？

吴欣歆：我是2007年开始做整本书阅读，当时提出了三种课型：推荐导读课、过程指导课和成果展示课，并且找了几所学校去实践。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不能人为地对学生的阅读过程进行切割。比如推荐导读课，学生自己都开始进入文本了，教师还在推荐导读显然不合适；比如成果展示课，展示应该体现在阅读各个阶段，而不是非要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实践告诉我们，教师的阅读引导和帮助应该真正基于学生，围绕学生的需求来设计。

除了选书、预热、诵读、研读、展示的全过程指导，我们也提倡混合式阅读，把大量的阅读指导内容、方法都用

在线课程的方式去呈现，学生自己打卡、“晒”成果，教师也可以抽取学生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生成教学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循环。目前，这两种模式是我们觉得推进“整本书阅读”比较成熟的模式。

“整本书阅读”是否应该课程化

中国教师报：在语文界，针对“整本书阅读是否课程化”也有一些争议，您对此怎么看？

吴欣歆：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共通的知识全教给学生，而是选择非常有典型、有价值的内容给他。假如没有课程化的引领，就没有办法帮助学生在集体阅读的过程中更好地形成阅读习惯。而对于学生来说，错过了这个关键阶段就不会再有可能会了。

之所以会有争议，就是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读书，但面对现实，如果不用课程的力量去推动，整本书阅读的质量就会降低。所以，目前我们要用课程化的形式引领学生的需要，培育阅读人群。

中国教师报：您曾经说过，开展“整本书阅读”应处理好自主阅读与教师指导的关系，能否为一线教师支招，为他们提供开展“整本书阅读”的小支架？

吴欣歆：设想一下，一个良好的自主阅读应该是什么样。孩子认为阅读应该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一件事，对于读物是有选择的，他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兴趣而且收获，从中收获知识、能力、策略、精神等。

如果教师去指导学生阅读，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高质量自主阅读的示范者和引领者。如果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没有自主阅读的习惯，怎么会爱上读书？当然，这里所说的引导者不能只是语文教师，还应该是数学教师、英语教师……只有所有的教师都爱阅读，才能衍生出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家庭来阅读。

教师要为学生的自主阅读制定一个指导方案，我们通常会分成三个层次，对阅读习惯比较好的学生，可以提供一份自主阅读规划表；对没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学生，可以设定一些贯通性任务。比如读《西游记》，先给学生一张取经地图，请他们把取经经过的33个地方先圈一下，圈的过程他们就把《西游记》大概翻了一遍；还有一种是阶段性任务，介于两者之间，教师可以给学生

一个学习任务，让他们读《西游记》的几个章节，建立一个关联，读出整体感。

这就是高质量的自主阅读，只有学生的自主阅读也不行，教师在学生自主阅读的过程中要陪伴，要关注，要能够看到自主阅读的问题在哪里，帮助学生用阅读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高质量有思维含量的阅读，才会让学生有比较强烈的阅读成就感和收获。

中国教师报：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快手、抖音这种碎片化阅读的诱惑，如何因势利导利用好电子产品，激发学生阅读整本书的兴趣？

吴欣歆：现代儿童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碎片化资源利用好了也能激发学生阅读整本书的兴趣。

以《西游记》为例，我们主导开发了《西游记》高效阅读工具包，主要解决学生在大部头名著阅读上“读不完、读不懂、读不深”的问题。通过《西游记》取经地图让学生快速建立对取经时空的整体概念，可谓“一览无余”；然后聚焦《西游记》中的关键问题，制订以3天或10天为单位跳读重要章回的计划，让学生阅读“事半功倍”，快速实现对《西游记》最重要精神养分的吸收。为了鼓励家长，设置“家长锦囊”帮家长在3分钟之内获得最主要的认识，然后提供有梯度的问题清单，帮家长实现与孩子高质量的对话，让孩子能够理解文本的含义。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碎片化内容设计阅读排行榜，阅读成果展览，激发学生阅读的积极性，把碎片化资源从娱乐媒体转化为学术媒体，这样学生可以在学术媒体的引领下获得更多的东西。

“整本书阅读”书单如何确定

中国教师报：除了课程标准规定的书单，我们注意到，许多学校、教师都会给学生准备书单，但每个人对阅读、对经典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些经典对学生未必能接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欣歆：每一个学生最需要的是哪一类书，这是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假如要给每个学生提供一个共性的书单，我们要讨论学生在目前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学生的阅读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要把学生有限的时间用在刀刃上，能够让他们真正受到启发。

在书单的选择上，我觉得学生需

要关注文学、历史、哲学、科学、艺术这5类书，然后体现出“阅读进阶”。比如小学五年级学生可以读读李长之《孔子的故事》，到了七年级可以啃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到了高中阶段可以试着读完《论语》全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去读钱穆的《论语新解》、李零的《丧家狗》、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慢慢形成对论语专题的认识。这是学生阅读的发展变化历程。他们的这种愿望是要有起点的，但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也不行，只有起点没有更高的点也不行，他们得一点点往上走。

在书目的选择上，我建议：一要关注适应性；二要关注优质，版本一定要优质；三要关注境界。

中国教师报：推进“整本书阅读”是一个整体工程，如何推进家长、学校的联动，有什么好的建议？

吴欣歆：我觉得“整本书阅读”最主要的责任在家庭，学生80%的自主阅读时间是在家庭发生的，家长应该多跟孩子聊一聊书，而且不需要从文学专业的角度去聊，如果能从自我认知的角度去聊，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家校联动最主要的力量在家长。家庭是最应该成为图书馆的地方，这里的“图书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带有精神属性的。即便家长做不到指导学生阅读，有支持的态度也可以。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小学三年级和初中八年级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分水岭，在这两个年龄段有许多学生成绩从优转良，这都跟他们阅读能力的发展、阅读速度的进阶有特别密切关系，家长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较早地发展和推动孩子阅读能力的发展。如果家长和学校形成一个接力棒，而且接力让孩子在阅读方法、认知经验上能够更加丰富更加成熟，那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中国教师报：今年已经是课改20年，面对未来，“整本书阅读”将会呈现怎样一种新样态？

吴欣歆：现在是高中课程里有“整本书阅读”，未来我想义务教育课程里也会有“整本书阅读”。“整本书阅读”是显性的课程内容，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教学探索，要真正转化为人的一种素养和习惯，恐怕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当然，我们期待10年之后全民热爱阅读，已经不需要我们在课程里专门留出一个板块来强调这件事，阅读已经成为学生日常的、自然的生活状态。

“阅读+”为村小发展破局

□ 赵国彬

学生提供充分的阅读生成平台。

阅读+学科。如果教育的根在阅读中，那么阅读的根就在学科“自读教材”的环节里，这是打通阅读“任督二脉”的关键举措。教师只有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完整、全面、独立地阅读教材，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与各学科教材的语言接触，帮助学生在课堂学会阅读的方法，学生才能逐渐形成读懂教材的能力。

阅读能力培养从语文学科变为所有学科教师的共识：让学生在课堂学会阅读方法——生根，在课外大量阅读中——生趣，在经典名著中提升思想——升华。

阅读+活动。教师引导学生使用阅读“存折”进行读书积分，以积分与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年度百名“书香少年”；把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定为学校读书节，并在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里展演丰富多彩的节目，举行“书香”教师、少年、家庭等获奖者走百米红地毯仪式，还有“图书赶大集”、阅读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每周五下午师生自主在图书室“小读者·思享汇”交流平台进行“整本书”交流分享。

学校还通过开展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系列阅读活动，激发学生转化阅读成果，生成阅读能力。比如记录家乡的四季景色变化、农作物生长过程、为家乡农产品代言等。

阅读+生活。“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教师带领学生一起读书”，这是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对教育

的素简解读，更应是校园生活的常态。校长用自己的阅读行动去引领教师，教师用自己的阅读行动去影响学生。校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读书的身影，就连每天就寝前，学生都有20分钟的阅读时间，把读书实实在在地当成习惯，不浮躁、不作秀，默默地积累，书读多了自然就会嗅到幸福的味道。

图书室是校园中最温暖、最舒适、最美好的地方，不但学生在校日全天开放，节假日及寒暑假也全天对外开放，辐射全镇8个村近两万人，让亲子阅读成为教育的“新生态”。

阅读+写作。如果说阅读是输入、思考是加工，那么写作就是输出。用写作环节倒逼学生阅读和思考不失为良策。但这种写作必须以兴趣为前提，改变以往看电影要写观后感、旅游要写游记等“搭车”现象。建立以兴趣为导向的写作平台，让学生主动去阅读和思考，从而实现全面的发展。

学校首先以“作文评价数据单”来评价学生的作文，不但批阅结果直观

明了，而且给学生多次修改机会，学期末用最高分来记录每篇作文成绩。如此，学生每篇作文都能像游戏闯关一样从初稿到精雕细刻再到千锤百炼的修改；其次鼓励学生创建手抄报、组报、班报和校报，在每年一度的“读书节”活动中对优秀作品进行展示；学校还定期集邮印制师生的优秀作品，并展示在图书室供师生阅读。

阅读+评价。为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学校建立了简单易行的阅读考级体系：取消每学期期中、期末的两次统考，变为每学期只进行暑期一次统考；用成绩+阅读量+特长的综合成绩去评价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科学的改革评价方式，有效推动了“阅读+”模式的发展。

学校实施“阅读+”改革3年来，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更为可贵的是，阅读已成为师生的一种自觉，每个人都努力在阅读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作者系辽宁省朝阳市波罗赤镇中心小学校长）